

这部不足20万字的《消息》在贾平凹迄今为止创作的20余部长篇小说中当属十分特别、颇具个性的一部。它究竟传递出哪些“消息”？且“含金量”如何则是令我好奇之处。

据平凹自述,当2022年他年逾七旬之际便开始了历时一年多频繁外出的采风,这样的行为不仅为其数十年创作生涯中之鲜见,且这一“采”还就刹不住车了,短则一周,长则过月。不仅走了故乡商州的6个乡镇;去了陕南、陕北的10个县、30个村寨;经过黄河、渭河、泾河和洛河这四条水系和熊耳山、天竺山、大青山、庾岭、苍龙岭等五座大山;足迹遍布甘肃、山西、河南和山东四省……正是在这些地方的实地采风和田野调查,汇集成了这部长篇新作的主体——91则长短不一、内容迥异的“消息”:八百里秦川之风土人情栩栩如生地跃然纸端,人间百态传递着生命的质感和大地的冷暖。

顺着这样的足迹与行踪,称《消息》为行走出来的长篇小说当恰如其分,今日之时尚谓之为“深入生活”,其实我更愿意将这不断的一段

《消息》传递出了啥“消息”？

贾平凹长篇小说《消息》阅读札记

潘凯雄

时间之“行走”与“深入”视为触发平凹这次创作冲动的“药引子”,其背后更是平凹经年生于斯长于斯思于斯耕于斯的结果,骨子里何尝又不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中华传统文化之赓续。

平凹之《消息》延续《山海经》《聊斋志异》等中国传统笔记小说“志人”“志怪”等文体并结合现代叙事,看似实验性地采用貌似新闻实录式的笔法,打破传统小说的线性叙事,将一则则看上去并无多少关联、长短不一、大小不同的“消息”或曰故事,加之以峡谷、集市、村落等空间或意象,串联起中国农民日常的过去与当下以及民间习俗的若即若离。

平凹说:“现代、传统、民间,这三个词是我最喜欢用的。”的确,透过他笔下的91则“消息”:民间,无论它以何种形态呈现,始终都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客观存在;传统,无论

91则长短各异的“消息”,有历史与现实的碰撞,有写实与写意的合体;有山高水长远离尘世与自然相处的清静,有烟火袅袅人声鼎沸与现实碰撞的躁动;它们共同拼接成一幅风俗文化、自然生态、世道人心和社会风尚的今日“浮世绘”。质朴的笔触下展开的是八百里秦川的风土人情,人间百态中传递出了土地的温度与生命的质感。

91则“消息”,虽归集成了四个部分,但呈现在面上的,无论长短,又无不独立成章、自成一家。只是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如何在这91个散点间建立起一种浑然天成的关系恐怕是平凹不得不认真考虑的重要问题。我现在的确说不清其秘诀何在,但整部作品读下来,又确是一种散而不松、散而不空,实实在在、浑然天成的整体感。这或许就是平凹这部新长篇独特的魅力之一吧。



儿子已搬走自主家庭,退休后为了减轻老伴的负担,我便决定到街道食堂用餐。每日步入食堂,近乎一种温柔的处罚。那是一个被油光和辣椒浸润的世界,喜欢的菜不是油汪汪的,就是辣辣的。我的肠胃,便在这日复一日的咀嚼里,发出无声的、厌烦的叹息。它渴望一点清泉、一点山风、一点来自食材本身的未被过分装点的原味。

从菜鸟到厨师

李 动

现代化小锅,虽贵了点,却成了我的救赎。它静静地立在厨房灶台上,乳白色的外壳,像一枚巨大的贝,内里却蕴藏着无尽的秘密。初时,我自然是怯生生的,一个连炒菜何时能熟都茫然不知的菜鸟,对着这精密的玩意,不免手足无措。然而,视频里的步骤细致清晰,一步步,将纷繁复杂的烹饪化简为一道确切的流程。

我的第一次尝试是一道极简单的“蒜蓉西蓝花”。洗净的西蓝花,如一小棵结构精巧的绿树;蒜末像白色的碎玉,带着些微辛辣的生机。一切遵循指令,将它们投入那口“贝”中,按照视频提示加15克清油、2克盐及些许葱蒜姜……盖上盖子,选择程序,然后,安心等待。那短短的几分钟里,我竟有些许紧张,仿佛在等待一个神谕。当清脆的铃声响起,揭盖的瞬间,没有预想中的油烟扑面,只有一股清新的、带着植物甘甜气息的白雾氤氲而上。锅里的西蓝花色泽愈发青翠欲滴,蒜蓉点缀其间,像初冬的薄霜。夹起一筷送入口中,那是一种怎样的爽脆与清甜!盐恰到好处,没有多余的油脂,更不辛辣,只有食物的原汁原味。那一刻,我为自己的创造举手欢呼。

自此,我便在这方寸之间的厨房里开启了我的烹饪生涯,这小锅,颇似开车的导航,去何处不用愁走岔了,根据导航指引踩油门即可。我渐渐胆大起来,从清炒时蔬,到需要复杂调味的糖醋小排骨,再到那些我曾在饭店菜单上望而生畏的美味佳肴。它像一个博学而又沉默的老师,将火候、时间、调味的分寸,都化作一段段确切的代码。我只需依循代码提示,便能将一堆看似不相干的食材,点化为一道道令人惊奇的美食风景。

以往每到午餐时间,我就头疼,担心食堂的菜油腻辛辣,去迟了还要排长队。如今每日清晨散步回来,做好午餐前的准备工作,午时便开始我的“创作”。锅里蒸着米饭和带鱼,我回到房间安心看书,不用担心饭菜煮糊烧焦,待到清脆的铃声响起,掀开锅盖,温暖醇厚的香气,一丝丝、一缕缕地逸散开来,充盈了整个空间。这出神入化的味道,与食堂里那油腻辛辣的气味,不可同日而语。我自豪地对妻子庄严地宣布,我终于可以回报你以往为我和儿子付出的辛劳啦。

我不再是一个被动的食客。我成了一个创造者,一个能决定自己餐桌风味的君主。从“菜鸟”到“厨师”,其间的距离,并非由汙流湍背的掌勺和对油烟缭绕的忍耐来丈量,而是由这个现代小锅、和食物与生活重新燃起的热情所铺就。它让我懂得,所谓烹饪,未必一定是烈火烹油的复杂技艺,也可以是这般精准而巧妙的、科学与艺术的美妙结合。

餐毕清洗碗碟,小锅静静地趴在那里,周身还萦绕着餐食的余香。我想,我们与食物的关系,或许本应如此。不是将就,亦非敷衍,而是在一种愉悦的、自主的创造中,寻回那份被现代生活的匆忙所磨蚀的、与大地和自然的联结。那一餐一饭里,有风霜雨露的记忆,有阳光土壤的恩情,而今,更添了一份满满的自信。这口小小的锅,它煮化的,又何尝不是那些菜肴呢?它更将我那被油腻麻痹了的感官与对生活将就了许久的倦意,一同化作了此刻这满屋的清芬与心中满满的欢喜。

我家住在郊区。这里几乎是一个自然观察的微型天堂。

每天清早,若不把窗户户关严,唤醒我的就是鸟类合奏。我曾在被吵醒之后把手机放在窗边,录过一段鸟鸣,但至今也只能分辨出几种声音:叽叽喳喳的是麻雀,咯铃铃又带着些弹舌音的是乌鸫,咕咕咕长短声的是斑鸠,还有远处作为背景音飘来的一串布谷声,无疑来自布谷鸟……窗外就是几棵顾长的女贞,百度告诉我它从7月到次年5月都是果期,挂在枝头一串串的紫色小圆果是许多小鸟喜欢啄食的品种,这也意味着,小鸟在我窗前群聚很可能一年里长达10个月。

不过,我窗前的鸟聚之声,在秋冬食物匮乏的时候似乎更多,春夏之际,比起涩而无味的女贞果子,小鸟拥有大量更优选



的“旅行目的地”。

这就要说到小区里的果树了。每年初春,北面临景观主河道边的一棵樱桃树率先落花结果,挂起橙黄而红的半透明小果子。果子虽只有指甲盖大小,但极受吃了一个冬天干粮的小鸟的欢迎,从树下走过时只听得一片扑簌簌的振翅声:正在四处啄食的五只只麻雀被一小群白头鹎赶走了,白头鹎吃了会儿又被体型更大的几只乌鸦赶走了。乌鸫吃起来快狠准,叼起果子只啖一口就弃之换新的目标,不一会儿地上就星星点点掉了许多被浪费的樱桃。最可怜的是我家小子,心心念念要去吃樱桃,看着青涩的樱桃对我念叨着“下礼拜就能吃了”,鸟儿却不顾他的痴想,在果实成熟前两天就下了“黑”手。等到他再去看时,已经是满地的樱桃核,和一棵青硬还未来得及自然脱落的樱桃梗,气得他仰头大喊:你们怎么那么贪吃,不给我留点儿!

与樱桃树相隔不远的草坡上,有三两棵紫叶李,这是小鸟们旅行的下一个目标。清明后在这里遛狗,突然肩头被什么拂过,一回头,是一蓬蓬鹌鹑蛋大小的圆李子,沉甸甸地把枝条也拖拽得下垂了。鸟儿们又在这里开起大会——又是专挑甜熟的啄,又是一两口就扔了吃新的,地上到处都是开了口、露出黄肉的李子。李子慢慢烂进草里,运气好的就地发芽,隔上两三年,长出一小丛带着一模一样紫色叶片的小树苗。自然本就是这样循环,只是鸟儿们奢靡程度让我几乎要生气:那么香的李子,你不好好吃,就留给我啊!一转念,这句话怎么那么耳熟?

进入五月,枇杷渐渐黄了。枇杷树高大潇洒,生得离一幢公寓近,三楼的邻居一开窗,伸手就能摘。每年到这时候,她都会掐几颗拍照发群里。今年的枇杷果明显较往年更

意外比明天先到。11月3日,王国斌先生不幸离世,60岁不到,正值壮年,金融界折损了一员大将。

我曾经见过王先生两次,第一次是他退出一桩极大的交易,收益颇丰,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但他说话不算多,并未骄狂。另一次是创立泉果基金时,在一个光线暗淡的、狭小的餐厅,他说话声音不大,面色不好,看着有点累,但不至于性命交关。此后没再见面,只是听说他的成功、他的财富、巨大的压力以及泉果基金业绩的起伏。

有理想的金融人总是连轴转,没有压力创造压力也要上。他们是会“自我剥



初冬之味（插画）慢慢

剥草坡上,有三两棵紫叶李,这是小鸟们旅行的下一个目标。清明后在这里遛狗,突然肩头被什么拂过,一回头,是一蓬蓬鹌鹑蛋大小的圆李子,沉甸甸地把枝条也拖拽得下垂了。鸟儿们又在这里开起大会——又是专挑甜熟的啄,又是一两口就扔了吃新的,地上到处都是开了口、露出黄肉的李子。李子慢慢烂进草里,运气好的就地发芽,隔上两三年,长出一小丛带着一模一样紫色叶片的小树苗。自然本就是这样循环,只是鸟儿们奢靡程度让我几乎要生气:那么香的李子,你不好好吃,就留给我啊!一转念,这句话怎么那么耳熟?

进入五月,枇杷渐渐黄了。枇杷树高大潇洒,生得离一幢公寓近,三楼的邻居一开窗,伸手就能摘。每年到这时候,她都会掐几颗拍照发群里。今年的枇杷果明显较往年更

为丰腴水润,枇杷树结满千百颗耀眼的果实,鸟儿边吃边打架,吃得果肉飞溅,地上一片狼藉。小子曾捻过一颗核,顺手种在我家楼下,如今小树已有两米多高,被他称为“我的枇杷树”,每次大风大雨,都要撑着伞去照料安慰。再往后,一些观赏果树的挂起来:纽扣大的杨梅和山楂、拇指大的毛桃、瓶盖大的无花果……还有柿子从墙内伸出一根筷子粗的枝条,青幽幽地挂起三两个小圆果。因为太可爱,没成熟就被人顺手牵走了。

思来想去,小区里的果树光让人眼馋,真正能吃到的,只有邻居华先生家的杏子。这是他种在院里已有小孩腰那么粗的一棵杏树,每年六月梅雨前晒过几个大太阳后,杏子熟了,就会喊我家小子去摘:再不来,被鸟吃光咯!杏子长得真好,圆润、鼓胀,润泽的黄、羞涩的青、

削”的,金钱不是首要目标,通过金钱得到的结构掌控力,对生命的覬覦,才是他们的追求。那种快感,大约旁人很难体会。

越是社会眼中认为优秀的人,越容易内化一套“更高、更快、更强”的法则,通过不断超越自我来获得成就感和身份认同。他们不是被逼的,他们自己,就是自己最大的驱动力。王国斌就是如此,其他各行业的拼命三郎何尝不是如此?每天高强度的体力和脑力双重压榨,高度耗竭,最终榨干了精气神,让疾病难以控制。

做高科技投资的人,最终没有等到高科技消灭疾病的那一天。

此后很少关注他,我自己生病,看了一眼人生终点线,无暇他顾。如今,王国斌先生驾鹤西归,也让人感慨金融历史如滚滚长江东逝水。

奋斗是否必然带来不可逆的人生滚雪球效应?在财富的斜坡上耗尽人生?看来,得重新定义“奋斗”,真正的奋斗不是野蛮地消耗自己,而是管理好自己的身心能量,在工作的同时,倾听生命的呼吸,培养一个与金钱无关的嗜好,让生命有留白处,有呼吸的空间。

我们无法改变死亡的必然性,但可以改变通向它的路径,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能够享受生命本身。

但我也认为,王国斌先生已经享受了他的生命,拥有短暂但永恒的、不后悔的人生。

鲜亮的红常常在同一个杏子上共存。他太太史姐说,这是集了一个春天的颜色。小子攀上梯子,拿着华先生自制的钩子摘杏,勾住,轻轻一扯,杏子就掉入钩子下端的小网兜里。小孩性急,杏子在衣角擦拭两下就塞进嘴巴,连喊着好吃,于是连皮带拿拎着满满一桶回来。吃不完的隔天做成杏子酱,这酸甜美妙的味道可以在玻璃罐里停留一整年。

入秋后,柑橘类姗姗来迟。凉风起,橘子、香橼、柚子高挂,青绿转黄,在深秋时从枝头纷纷坠落,鸟儿在果树之间蹦蹦跳跳的行程也告一段落了。没摔坏的果子,邻居会摆一排在墙头任大家取用。柑橘类多用来去味,我取过两枚香橼,放在床头柜当香橼。丝丝缕缕的香气总是能慰藉焦躁的心态,接下来的冬季好像也没那么难熬了——因为我知道,下一年的果实已经在孕育之中。

编者按:2025年是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75周年。75载风雨兼程,上海市文联始终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凝聚文艺力量,书写时代华章。

大学时代,我曾阅读罗曼·罗兰的“英雄三部曲”,其核心思想令我深信:“我称为英雄的,并非以思想和强力称雄的人,而是靠心灵而伟大的人。”贝多芬、米开朗琪罗、托尔斯泰的故事让我懂得,伟大作品背后必有伟大心灵搏动,庸常功利诞生不出优秀艺术家。我渴望在作品中感受创作者的精神纯净与人格崇高。

幸运的是,工作赋予我这样的机遇。我曾担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影协主席,主持过上影集团工作,有机会接触许多优秀电影艺术家,聆听他们的讲述,这些都让我感动至深。

2023年是谢晋导演诞辰百年,我们影协联合多方举办纪念论坛。我与谢晋是忘年交,他常叮嘱我:“小任,别当官,你就写你的文章。文章千古事。”谢晋

历经深刻悲欣,但其影片无“伤痕文学”痕迹,而是深情展现普通百姓在苦难中相互取暖的真善美,《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等作品便是明证。他曾说:“若三五年后还有人记得我的一部或两部电影,这一生便无憾了。”2018年,谢晋被授予“改革

高山仰止 心向往之

任仲伦

先锋”荣誉,国家和人民未曾忘记他。我亦曾为其父母奔走,终将二老灵位与谢晋合葬于墓园,了却他生前遗憾。

秦怡老师是我们常探望的老艺术家。我曾研究上海电影史,观摩过她主演的《女篮五号》《铁道游击队》等多部影片,她塑造的角色朴素本色,始终表达人民的喜怒哀乐,秉持明朗的社会理想。2019年,秦怡获“人民艺术家”称号,面对荣誉她谦逊坦言:“许多人做得比我好。”2018年,牛犇邀秦怡与我担任入党介绍人,秦怡称赞:“牛

犇是好同志,心中有观众。”后来牛犇入党,习近平总书记专门来信肯定其为人民创作的追求,这正是秦怡与他的共同信仰。

吕其明老师始终保持着谦逊微笑。2021年他荣获“七一勋章”,归来后我见他将勋章与父亲吕惠生的烈士证书并置,父亲是他

信仰与创作的领路人。上海市文联和上海音协是《红旗颂》的“催生婆”,1965年为迎接国庆,35岁的吕其明受委托,七天通宵达旦完成总谱。他坦言:“那次创作情感一直在奔腾,旋律是喷薄而出的。”这份创作力源于他10岁加入新四军文工团的经历,家国情怀早已融入血脉。今年春天,第40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红旗颂》再度奏响,依旧震撼人心。我为《人民日报》撰文,总编辑亲改标题并批注“好选题、好人物”。

上海市文联是艺术家的大

家庭,没有血缘却有共同情缘。围绕在优秀艺术家身边,纵使历经工作艰难,也能沐浴崇高人性的光芒,感受悲欣交集的至甜。除了谢晋、秦怡、吕其明,我还想起徐桑楚、汤晓丹、张瑞芳、孙道临、吴贻弓、黄蜀芹等深交过的艺术家。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便是注视着世界的真面目,并且爱世界。我们的优秀艺术家亦然,他们历经苦难而不垮,坐拥荣耀而不晕,始终热爱人民与艺术,终被人民热爱、被艺术铭刻。

《诗经》有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司马迁补注:“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上海市文联75周年的史册中,镌刻着无数德艺双馨的艺术家,他们是城市最璀璨的文化星斗,令人永远崇敬与向往。

十日谈

在我心目中,上海市文联一直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

责编:刘芳